

《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中國篇》

第四章 共產邪靈 毀人不倦

引言

文化大革命後，共產黨為了解決自身的生存危機，採取了所謂「改革開放」政策。一夜之間，共產黨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勒緊褲帶鬧革命」到「一切向錢看」，彷彿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從表面上看，共產黨已經改弦更張，國際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更讓很多人鬆了一口氣，認為共產主義對人類的威脅已經過去。果真如此嗎？

中國社會的姓資姓社，對世人而言似乎相當重要，對共產邪靈來說其實無關宏旨。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一種學說、一種社會制度、一個失敗了的嘗試，它是一個邪靈，其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道德來毀滅全人類。只有把握了「共產主義的終極目的是毀滅人類」這一主線，才能透過紛繁複雜的表象，看清邪靈毀滅人類的路線圖、計劃書、流程表，甚至操作手冊。

殺人轉入地下，毀人一刻不停。共產黨有時讓人死，有時讓人活；有時讓人匱乏饑饉，有時讓人肥得流油；忽而讓人禁慾，忽而讓人狂歡；一會兒破壞文化，一會兒「恢復傳統」；一會兒姓社，一會兒姓資。究其實質，毀滅真正的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讓人反神、變成非人——這才是共產黨萬變中的不變。

共產邪靈由「恨」構成，為了毀滅人，它帶領被其欺騙了的人反神、反傳統、反文化、罵祖宗。

共產黨除了「一路殺」，還有一個「騙」。這個「殺」和「騙」對應著共產黨常說的「一手硬」、「一手軟」。歸根結底，「殺」和「騙」都來自於共產主義的二元核心——「仇視神佛的無神論和鬥爭哲學」。「殺」和「騙」相輔相成，「殺」中有「騙」，「騙」中有「殺」。

說起「騙」，共產黨實施的是從微觀到宏觀的一攬子「騙」。從人心靈深處的理想，到是非善惡標準，再到表面做人的底線，處處都是騙。騙錢、騙色、假菸、假酒、毒米、毒奶都是小兒科，這些都是共產黨敗壞道德之後的必然結果。共產黨為什麼能騙得了人？人們只是爲了就業、提幹、發財、包二奶就被騙了？當然這樣的人大有人在，特別是墮落到錢色本身就成爲了信條的今天。但是，當初不是也有一些有錢人家的子弟「拋家捨業」去參加共黨鬧革命嗎？

人都有神性的一面。那些超越常人的理想和歸屬——佛家的彼岸，道家的歸真——這種神性的內涵是神造人時就注入人的生命的，那個嚮往本身就與生俱來地存在於每個人的心靈深處。共產黨就利用人美好的願望來欺騙人，用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前途這些感情來迷惑人，用解放全人類甚至人類共同體之類的概念引誘黨的領導者和其周圍的人，因為除了江澤民這樣絕無僅有的真正邪惡生命，任何黨魁也是人，也看不清共產邪靈，也是共產主義的受害者和執行者。邪靈正好利用他們的抱負、哪怕是爲人民的理念，行大騙，騙走的是人心靈深處的神性和理想，劫持了人原本就有的超越自身物質身體的神性，如同鐵路換軌一般，把人的心靈深處對神性

追求的回天之路騙換到共產黨的「人間天堂」之地獄通道。在共產黨的旗幟和倡導下的作為，其實是邪靈的運作，逃不出邪靈的安排，躲不過邪靈的最終目的。

共產邪靈知道，人總有明白的一面，有明白的時候，要想包住這個天大的謊言，就必須用強制手段來維繫，用更大的謊言掩蓋這個謊言，「一路殺」、「一路騙」就成爲了必然。

為了毀滅人，它搞亂社會，淆亂人心，因此共產黨也捏緊一個「鬥」字訣。煽動流氓無產者鬥地主是鬥，挑動「紅五類」鬥「黑五類」也一樣是鬥。為了鬥，就要把人分成人民和敵人、朋友和異己分子。中共以專制為後盾，把壞人捧到九天之上，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鬥的結果必然是壞人當道、好人受氣。

共產邪靈毀人最為歹毒的一招是邪——邪變人心。

共產黨是從人出生、成長到死亡的過程中，一直根據共產邪靈的需要來塑造人，顛覆是非善惡標準，「好的說成壞的，壞的說成好的」，叫人背棄古老的傳統，生活行為越低下越如邪靈之意，毀人不倦。

在全民共產主義的「理想」幻滅後，中共又用唯物論來鼓勵、慫恿全民追求金錢和感官享受。邪靈無限制地放縱人的慾望，把社會上的一切敗壞現象作為控制權力、最終毀人的利器。當今中國社會的道德大崩潰，是邪靈幾十年如一日敗壞的結果。「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中共就是這樣把整個社會帶到了毀滅的邊緣。

1. 共產黨帶頭反神、罵祖宗

共產主義把魔鬼美化成神，同時把神誣衊為虛幻的想像。它知道，只有人不信神、反對神，人心才會給魔騰出空間。

1) 共產黨帶頭反神

本書第二章已經闡述了馬克思信仰邪教、思想邪變的過程。列寧也是邪教信徒，他反神，崇尚毀滅。16歲時，他曾從頸上扯下十字架，向它吐口水，再將它踩在腳下。他曾說：「任何宗教理念，任何對神的信仰，……任何涉及神的念頭，都徹頭徹尾地惹人生厭，令人作嘔。」

斯大林開動國家機器，利用國家政權來推行無神論、暴力壓制其它宗教信仰，把意識形態的無神論推向政教合一的國家無神論。斯大林宣布：「任何利用群眾的宗教偏見來破壞國家穩定的人，將受到至少三年監禁直至死刑的懲罰。」蘇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布哈林曾如此描繪斯大林：「他不是人，而是魔鬼。」

共產黨的《國際歌》唱道：「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這幾乎成了反神的宣言書，在共產黨的會議上不斷播放。

2) 共產黨帶頭罵祖宗，詆毀傳統文化

《詩經·大雅·文王》寫道：「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感念你祖先的恩澤，勤於修養自身的德行。永永遠遠地順應天命，才能求得長久的福分。）

祖先是一個人生命之所從出，尊重祖先是人之為人的基本要求。但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賦予極高重要性的「尊祖」和「孝道」，其實有更深刻的來源和更重要的原因。中國作為神選定的中心之國，蒙受了神無微不至的眷顧。博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無不來自於神的傳授。在神人同在的上古時期，中華民族的祖先親眼目睹了神的深恩厚澤，懷著對神的無比感恩和對神所賦予使命的無上忠誠，他們虔誠地守護著神給人的恩賜和饋贈，一代一代傳承不失。

世界各國都十分崇敬他們的偉大祖先和君主。羅馬的凱撒大帝、法國的太陽王路易十四、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都受到國民的愛戴和後代的崇仰。在美國南達科他州的拉什莫爾山上，四位偉大總統的塑像巍然屹立，每年接受成千上萬人的瞻仰和禮敬。

僅從常識角度說，咒罵別人的祖先是對其人格的巨大侮辱，「欺師滅祖」被視為大逆不道的行為。共產黨要切斷人和神、祖先的聯繫，就要帶頭咒罵中華民族的祖先，詆毀、摒棄中華傳統文化。在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人被共產邪黨帶領著反神、滅祖，毀滅文化，走在一條極其危險的不歸路上。

中共竊取政權之前，利用對中國文化抱虛無主義態度的變異文化人詆毀中國文化。這些人未必打著共產黨的旗號，卻起到了共產黨想

起到、而當時還無法起到的作用。這種看似不來源於共產黨的聲音更能迷惑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魯迅。

毛澤東說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由於中共的大力吹捧，並長期把魯迅的文章作為中學教科書的重點篇目，魯迅對「批判傳統文化」所起作用之廣、影響之巨、對傳統文化殺傷之大，連正牌的共產黨員也少有出其右者。直到今天，魯迅種種不負責任、惡毒怪誕的言論仍然對中國知識分子起著巨大的負面作用。

魯迅一生坎坷，怨恨之氣盛，自稱「向來不憚以最壞的惡意來揣測中國人」。共產邪靈把這個「文化大流氓」的一腔怨恨引向了中華傳統文化。

魯迅對傳統文化、中國歷史的態度就是全部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書中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

3) 被洗腦的人攻擊傳統文化

中共建政後，通過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破四舊、打砸搶，把一切人類文明成果用「封資修」一筆抹殺。眾多輝耀在五千年中華歷史上的聖賢和英雄被中共運用「階級分析」的手法進行歪批，到文化大革命時達到頂峰。

屠殺精英造成了文化的大斷層。幾代人經過中共的無神論和黨文化灌輸，對傳統文化所知甚少。20世紀80年代後，中共改換手法，從暴力毀壞轉向變相詆毀，手法變得隱晦，讓人難以覺察，防不勝防。中共及其文人把古人矮化、醜化、粗鄙化，用來反襯中共的「偉光正」，或者為今天的醜惡現象找出「歷史依據」。

按照中共的「解讀」，《三國演義》宣揚「愚忠」，《西遊記》是「封建迷信」，《水滸傳》和《紅樓夢》講的都是階級鬥爭，對其表現的深刻的倫理道德、修煉文化、天命論、輪迴觀卻避而不談。中共處心積慮地讓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古代文化的某些所謂「糟粕」上，把傳統文化等同於太監、小腳、三妻四妾、宮廷鬥爭。

被洗過腦的文人直接罵皇帝祖宗，用「專制主義」、「封建社會」八個字把傳統文化一筆勾銷。他們從自己的陰暗心理出發，在浩瀚的歷史長河中，蒐羅出幾個昏君、叛亂、冤獄的例子，為共產黨的階級史觀作註腳。

人性中善惡同在，古代文化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糟粕，但它們從來不是中國文化的主流，也沒有形成普遍的文化現象，但中共卻有意識地把古代社會當中某些細枝末節的東西說成傳統文化的主體並加以攻擊。

在20世紀的文化反思中，有人把中國人的所謂「劣根性」歸因於中國傳統文化，這種認識本身就中了邪靈的圈套，其實中共才是造成和放大這些缺點的罪魁禍首！中國人並非先天不足，充滿「劣根性」；恰恰相反，在中國歷史上，神的子民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中國是令舉世仰慕的禮義之邦。現代中國人行為上的疵點是背離了五

千年神傳文化的結果，而中共篡國後有意強化那些缺點，無限放大人的魔性，更使中國人的道德一日千里地下滑。

在共產黨給中國文化造成曠古未有的劫難之後，回歸傳統是中華民族復興、社會重建的必由之路。中共對祖宗、對傳統幾十年如一日的惡毒咒罵，使幾代人都對傳統一無所知、充滿敵意，於是這一條希望之路也被堵死了。

2. 強力洗腦，顛倒善惡

共產黨把洗腦稱作「思想改造」。這種思想改造必定伴隨強制手段，使人無法主動逃脫；同時還藉助各種殘忍的精神折磨，強制使人就範。對於中共政權來說，各種洗腦手段是讓人認同接受以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為核心的共產主義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也就是所謂的「無產階級世界觀」，而本質上是邪靈對於每個個體生命進行心靈摧殘，系統敗壞中國人固有的傳統價值理念。

1) 以「革命」冒充「天命」

中國人傳統上以「天命」衡量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當君王失德，背離敬天法祖、為政以德、仁政愛民的君王之道，天命就會更改，發生改朝換代。

以「天命」思想來衡量，共產黨恰恰是逆天——既不敬天法祖，又不施仁政，其政權不合法。中共要奪取政權，要標榜其篡政的合法性，就必須把傳統思想從人心中抹去，灌輸以無神論和鬥爭哲

學，把馬克思那套似是而非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當作真理，把中國歷史強行套入其中。它據此聲稱，通過階級鬥爭帶領中國走入「共產主義」乃歷史發展的必然，標榜自己篡政的合法性；同時還要把所謂「共產主義」抬高為人類的「神聖」事業，把自己標榜為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其本質是要替代傳統「天命」思想。

2) 黨定道德 以惡為「善」

道德來源於神。神永恆不變，道德標準也永恆不變。道德標準從來不該是人來定的，也不會隨著人的權勢而變。中共在定道德的時候，就是在篡取神位；正因為中共規定道德，所以中共可以把自己幹出來的一切壞事都說成是「道德」的，才敢宣稱自己「永遠正確」。而中共規定的道德標準是可以隨著它的需要而隨時變化的。

傳統的中國人無論有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都把天理良心當作普世價值。中共思想改造首先要滅掉的就是天理良心，因為「無產階級世界觀」是不承認普世價值的，不承認超越階級的道德。共產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是以階級立場劃分的。傳統中國人認為兩袖清風的官是好官。按照共產黨的世界觀，「反動階級」的官，越清廉越是維護「反動統治」，越是幫「反動階級」麻痹「勞動人民」，反而更壞。再如，中國人認為「人命關天」，見到別人生命遇到危險時，挺身相助為義行。而共產黨則認為，「人道主義」前面要加一個定語「革命的」，只能對「同志」如此，對「反動階級」越殘忍越說明階級立場分明。

這樣一來只要掛著「革命」、「進步」、「社會主義」等招牌的，無論如何邪惡、無論怎樣違背人的基本良知，皆成了「符合」歷史

潮流，絕對正確；凡是貼上「封建」、「資產階級」、「攻擊無產階級」等標籤的一切行為、思想，無論在傳統思想中多麼高尚，也自動成為錯的、「反動」的。這樣就徹底顛倒了善惡標準。雖然不同歷史時期這些標籤的名稱不同，如有時叫「攻擊黨的領導人」、「顛覆國家政權」、「宣揚迷信」、「反科學」、「分裂祖國」等等，只需宣稱「黨」是「神聖」事業的歷史選擇，則一切挑戰都是批判打倒的對象。這種價值判斷，是所謂「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核心。

這種世界觀當然不會被中國人自然地接受。列寧也認為，即使無產階級也不能自發地產生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因此不但要給無產階級「灌輸」，更要對資產階級、地主階級進行思想改造。

中共發動了無數次政治運動，或者為了殺人立威、破壞信仰和文化，或者為了權力鬥爭、剷除異己，但無不以「革命」的名義行惡，以「無產階級世界觀」衡量打擊或拉攏的對象。

這些運動的首要後果，除了屠戮生命之外，就是強迫放棄人心中原有的傳統價值，在共產主義的架構下重建一套反道德的價值觀。因為中共造成的殘酷現實讓人認識到，傳統價值和現實格格不入，如不放棄則處處碰壁，動輒惹來殺身之禍。即便不是被直接批判打擊的對象，人們也謹慎地把傳統道德觀念深深埋起來，不敢去想、不敢去碰，生怕不小心在言語行為中流露出來。道德觀念、「天理良心」是用來指導行為的，是神給人的衡量行為的準則，這種深藏腦後的價值觀已經喪失其作用，雖未完全泯滅，實際上形同死亡。這實際上也就達到了邪靈毀人之目的。

3) 殺人不見血的思想改造運動

上世紀50年代，中共發動了一系列所謂「思想改造」運動：如批《武訓傳》運動，「思想改造」運動，批梁漱溟，批俞平伯、胡適，「反胡風」，「反右」等等。

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風，以及在此之後的文革也都是大規模思想改造，而整風和文革伴隨著肉體殺戮。50年代和這些思想運動同時並進的也有血腥的「土改」、「三反」、「五反」、「鎮反」運動等，若被視為態度不老實或者抗拒改造，後果同樣不堪設想。

中共思想改造必定伴隨暴力和強制，暴力是為了造成心理恐懼，強制手段是避免受害人逃離「改造」的環境。當我們回顧那些曾經獨立不倚的靈魂在歷次運動中掙扎乃至最終順服或被絞滅的過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使那些沒有直接遭受肉體暴力的人，在這個過程中遭受的精神摧殘也絕不遜於拳腳。

親身經歷了中共用來洗腦的「革命大學」的人總結道：「中共的思想改造意味著暴烈的鬥爭或化學的變化」 「我們組裡有一位同學說：『這種挖思想根源的辦法就好像用鐵鉤子掏蛇洞，掏得血肉淋漓的。』」

據作家沈從文的記載，「所有學生都被逼苦思失眠，而且很多痛哭流涕。」數學家華羅庚在批鬥會有口難辯，於是選擇了自殺，由於被發現得早，得以保住生命。

4) 人倫浩劫 全民遭殃

文革期間，慘不忍睹的暴力殺戮造成和平時期伏屍百萬，流血千里，然而文革間接屠戮的靈魂卻更多。為禍之烈，甚於斯大林的大屠殺。

文革的特點是全民參與，人人批鬥或挨鬥。

斯大林在前蘇聯的屠殺中，把人殺死、送到古拉格集中營勞累折磨死，並不熱衷於思想上的摧殘；而中共在文革中，殺人手段殘忍毫不遜於斯大林，受害者規模更甚：雖然每次揪鬥的對象是一部分人，然而真正受害的卻包括全體民眾。參與批鬥、折磨的，並不是祕密警察、劊子手，而是被揪鬥者的同事、同窗、下級、學生、朋友、街坊鄰居，不參與就是「同情階級敵人」，屬於立場不穩，馬上面臨同樣的命運。各種凌辱、酷刑、殘殺並不是發生在與社會隔絕的古拉格集中營，慘劇隨時發生在人們日常熟悉的生活空間——校園中、課堂上、廠房裡、居委會、各單位自設的「牛棚」……同事之間、鄰居之間，同學、師生、親友之間，乃至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這種全民參與、人人批鬥的運動，把以家族倫理為基礎的傳統中國社會價值觀從中國人心中掃除殆盡，使傳統社會價值完全崩潰。

這種揭批形成了一種社會上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人們競相通過各種激進的辦法向中共表忠心。越是在悖逆人倫道德的問題上跟中共一致，且將其視為「道德」，就越是社會潮流所在。因此，這不僅背離傳統文化的價值，也在社會上形成了「黨文化」的場。

如果人們在鎮壓地主、右派、「反革命」或者是今天迫害法輪功的政治運動中，可以越過道德底線而違心表態，「揭批」毫不了解的陌生人，甚至可以「揭批」親人、朋友；如果今天的人們可以用「不參與政治」作藉口而「心安理得」地漠視對同胞的摧殘、虐殺，那麼出於同樣的自我保護心理，人們也可以「理所當然」地圍觀歹徒行凶而無動於衷；人們也可以在商戰中爾虞我詐，走門路、拉關係，以至於為了「先富起來」而「宰熟」、製造、販賣各種偽劣商品，乃至毒酒、毒米、毒奶粉.....

3. 「恢復傳統」，柔性洗腦

中國幾千年傳承下來的文化，在中共奪權後不久就遭遇了毀滅性的破壞。山不轉水轉，中共今天也在喊恢復傳統文化了。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

一是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破產，在國際上沒有拿得出手的價值觀。美國總統訪問中國，愛挑一個中國著名大學去做演講，跟中國的年

輕人分享美國的普世價值觀。反觀中共領導人，他們一進入美國就成了地下黨員，從來不敢去美國大學給莘莘學子宣揚「共產主義」、「宗教是鴉片」、「無神論」等所謂「先進文化」。二是出於維護政權的需要。喝著階級鬥爭狼奶長大的幾代人對黨本身又構成了威脅，所以中共希望從傳統文化中斷章取義地尋找「和為貴」之類的來化解危機。三是傳統文化在中國人的骨子裡是有沉澱的，的確有來自民間的文化尋根需求。

正是在這些因素作用下，中共不得不到被它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的傳統文化中去尋找存活的養分。不論中共的動機如何，中國傳統文化的巨大正面力量由此可見一斑。

1) 沒有對破壞過程來個「逆操作」，奢談「恢復」

要談恢復傳統，就要首先按照當年破壞的過程來一個徹底的逆操作，對當初的各種荒唐行為進行反思、清算、拋棄之後，才可談及真正的恢復。把套在學者們頭上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緊箍咒砸碎之後，方能站在恢復傳統的起跑綫上。中國傳統文化是神締造的，是半神文化，是普世的價值。抱著「無神論」如何能與建立在對神的信仰基礎上的傳統文化接軌呢？

於是，我們看到了御用學者們要去證明孔子、老子甚至釋迦牟尼是無神論者，把孔子的《論語》解讀為大家要做中共統治下的快樂的奴隸，把聖人的哲理與中共的十幾大精神相掛鉤，庸俗化、娛樂化古代先賢成了網絡上的新潮……如果說恢復傳統有來自民間的真心

努力，那麼在中共的管制下，這些努力都變成了為黨做註腳的工具。

比如，宗教裡講的度人，有其特定的含義。出家人也自有出家人的使命。中國某宗教協會會長學習完十九大精神之後，發表了一篇學習心得，大談「所謂度人就是幫助那些有困難的信眾，維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幫助他們解決生產、工作和生活中的實際困難、困惑和問題」。聽起來好像宗教就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業餘工會，完全沒有了出家人的道行和境界。

一邊談恢復傳統，另一邊仍在繼續把黨支部滲透到寺廟道觀和宗教學院，仍在繼續強調要加強馬克思主義對傳統文化的指導作用。如果馬克思主義高明到要指導傳統文化，那恢復傳統文化豈不是多此一舉了嗎？

2) 中共恢復的儒家文化——離開了水的死魚

被尊為「人文初祖」的軒轅黃帝是五千年前的道家修煉人。中國文化的哲學根基首推道家文化，道家文化可謂是中國文化的源頭。相對於佛家、道家文化，中共最青睞的自然是儒家文化，把儒家當做無神論文化來作大力開發。其實，儒家文化本身可能沒有把神佛信仰當作重點，而是著眼於人世之理。但是，孔子是生活在一個信神的時代，儒家文化是在一個有神性的土壤環境中孕育發展起來的，是以對神的信仰為不言自明的先決條件的。

孔子窮盡一生都要去恢復周禮，認為周禮能夠塑造一個理想的社會。那麼，為什麼周禮能夠塑造理想社會呢？刨根問底一連串的為什麼問下來，就回到了信仰問題上了，那就是對神、對天的信仰。

孔子恢復周禮的背後是周人的宗教信仰系統，天帝授命天子（人間的王），天子代天牧民，行賞賜、主國政、用兵務農。孔子之後，漢代大儒董仲舒向漢武帝上《天人三策》，提出了大名鼎鼎的三綱五常，明辨皇帝為何要遵循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國家。他的理論基礎就是「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論」。儒家的一切到了最後都是要到宗教信仰和神性文化中去尋找憑證的。

無神論的「天」是什麼樣的天呢？

中共把儒家、道家所講的「天人相應」、「天人合一」的「天」僅僅解釋為物質的天，即蒼天或大自然，把神傳文化「天人合一」的修煉概念庸俗化地解釋為人和自然的和諧共處，並聲稱這符合了「科學發展觀」。這是共產邪靈扭曲神傳文化的核心價值的表現。

中華文化中的「天」，和老百姓平常所說的「老天爺」是一致的，古人稱作昊天上帝，也稱皇天上帝。「天」是有意志的，這個意志即「天意」，根本不是什麼唯物主義的蒼天。

「為什麼要講誠信？」「做好人的依據是什麼？」共產黨能回答這些問題嗎？回答不了。來一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人們會因為這個「核心價值觀」的說教就改邪歸正、誠實守信了嗎？就連制定這個所謂「價值觀」的人都知道是在癡人說夢。

離開培育出儒家文化的神性土壤來談論儒家的道德觀「仁義禮智信」、儒家的中庸文化，就像離開水來談論魚，是沒有出路的。

3) 穿古裝演古人毀文化

文藝形式是共產黨從來沒有放鬆的「改造思想」工具。最近三十年中，高唱「主旋律」的文藝作品依然是重要灌輸手段，但是因為黨文化已在全社會立足，把黨文化裝扮成中國的民族文化，或者把中國數千年歷史中沉澱下來的渣滓，特別是符合了黨文化的那一部分加以提煉，向全民以至海外推廣滲透，無聲地腐蝕傳統道德文化，是文革之後邪靈在文藝領域敗壞中國文化的手段。

近些年宮鬥劇人氣高昂，核心內容無非是幔帳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對共產邪靈的「鬥」和「恨」做了最充分的發揮、詮釋。

這些作品從創作到製作到走紅並沒有黨委批示、指導，甚至不需要黨媒的宣傳，完全按市場規律運作。這種作品之所以風靡社會的原因是，邪靈早已經為中國人打造好了今天生活中這種互相傾軋、猜忌的環境了，流行文化中充斥著對權力的崇拜、對傍靠權勢得到恩寵、對一夜走紅、一夜暴富的嚮往，因而這些熒屏上波詭雲譎的權術欺詐、厚黑陰謀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生存技能，人們從現實生活中能夠找到對應，引起共鳴：誰的權術高明誰就能在社會或職場的殘酷「競爭」中勝出；哪怕是個好人，也得具備比壞人更深的心機、算計才能戰勝壞人。某網友披露，有一個同事看宮鬥劇看多了，剛交男朋友，就開始跟結婚的同事請教怎麼和以後的婆婆鬥。人們將這種爭鬥手段崇拜為「智慧」。曾風靡全國的《後宮甄嬛傳》走紅

全國之後，緊跟著一批書出版，總結其中的「智慧」，迎合眾多觀眾的心理，如《甄嬛教會我的36則職場生存術》、《後宮甄嬛傳教我的80件事》等等。

這些宮鬥劇以「古裝」面目出現，表現的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用的都是現代人的觀念思維；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戲，恢復起門面卻毀掉了其內涵。儘管不是歷史正劇，但並不妨礙人們自然地把這種厚黑哲學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用暴力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4) 最大的亂象——黨的領導

中共自稱也要搞傳統文化之後，民間積蓄的文化尋根衝動馬上就爆發出來了。不幸的是，雖然有人真心想要恢復傳統文化，但是在中共意識形態的管制下，在無神論指導下追求個人利益，這種恢復只能是不倫不類，亂象叢生。在庸俗化、低級化、娛樂化亂哄哄的文化熱潮中，變相地再次對傳統文化進行了閹割。表面上中共也聲稱要整治各種亂象，但是，這些亂象背後最大的亂象就是「黨的領導」。

一個不信神的黨，加上「一切向錢看」的國民，再加上一個大興寺廟的時代，湊到一起會發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呢？

「宗教搭台，經濟唱戲。」寺廟已經成了一個新型的「投資領域」，盛行承包寺廟，以賺錢詐騙為目的。在旅遊景區還出現了眾多的假寺廟、假道觀、假和尚、假大師、假道長。導遊、講解員、和

尚、道長一條龍合夥欺騙遊客的香火錢、法器錢、消災錢等，花樣繁多，出現了寺廟道觀亂發「信仰財」的詭異現象。經營寺廟的生意可謂財源滾滾，據報導西安一個老闆手裡有七八個廟，一年收入幾千萬。

「缺哪個神就造一個。」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稱，在這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

方丈做起了CEO，寺廟也要打包上市，廟宇成了賺錢的好地方.....在世界其它國家，有上千年的教堂，有上百年的股市，人們從來沒有想到教堂與股市這二者有什麼關係。在中共統治下、無神論教育下的中國，真可謂無奇不有，有些現象人們已經見怪不怪了。

有人認為，中共沒有公開迫害宗教，所以到宗教裡找出路。當中共用利益和商業化的手法魔變宗教，中共控制下的宗教團體已經變成了中共的搖錢樹和打擊異己的工具時，這種所謂的宗教信仰也就變異成對邪靈的無神論、唯物主義的信仰。於是信仰失去了意義，信徒沒有了歸宿，人們斷了回歸的路，這時不公開迫害也達到了毀滅人的目的，中共何必還公開迫害宗教呢？

4. 堵死天堂路，打開地獄門

1) 壞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

共產黨黨魁的產生過程中存在一個「劣勝優敗、逆向淘汰、惡者勝出」的機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不煩贅言。這種「逆向淘汰機制」其實普遍存在於共產黨社會的方方面面。為了全面控制社會，不讓任何有傳統思想的人脫穎而出，共產黨控制一切社會上的重要位置，確保其邪惡政策得以貫徹。

如果中國社會是一個人體，共產黨就要掐住所有的穴位和經脈。什麼是穴位？社會上的重要職務和位置就是穴位。什麼是經脈？人才流動的通道就是經脈。中共慣用的手法，就是逆向操作，有才幹、講道德的人不被提拔，而被打壓，往下踹。擁護、追隨中共的人卻容易升遷，如同經脈逆行，這就造成了現在中國的社會中上層是一個中共人為製造的利益階層。占住「穴位」的人往往都是共產黨系統裡所謂「根正苗紅」的，或者是對共產黨唯命是聽的人。

很多人抱怨，在今天的中國，好人吃不開，壞人很囂張。其實這是共產黨國家的常態：好人要想吃得開，必須先變成溜鬚拍馬、兩面三刀、心黑手狠、無惡不作的壞人！有些專業人員憑自己的一技之長也能晉升到一定位置，那是因為其專業技能能派上一定的用場，但是不會有再向上的空間。而且很多專業人員本本分分，不敢也不願過問政治。一旦他們越出共產黨劃定的紅線，共產黨就會卸磨殺驢，絕不手軟！什麼是潛規則？這就是今天中國最大的潛規則。

中共建政後，建立嚴密控制社會的「單位制度」、「戶口制度」；在農村則有「集體化」、「人民公社」，像一張大網，把中國社會捆得結結實實。各個單位都有一套和行政班子平行但凌駕其上的

「黨務」班子。他們當中不少人都是這副嘴臉：幹業務不行，整人最在行。

反之，敢於說真話、堅持原則、守本分、踏實做事、富於人性和同情心的好人，從中共建政之初就被系統地滅絕。「鎮反」消滅的是國民黨公教人員，其中很多是社會精英；「土改」消滅的是農村的精英；「三反」「五反」「資本主義改造」消滅的是工商業的精英；「反右」消滅的是知識界的精英；「文化大革命」把前幾次運動沒有消滅乾淨的再補上一刀；1989年天安門屠殺，殺死的是關心國計民生的「天之驕子」；迫害法輪功打壓的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修煉人。每一次運動打掉的都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精英。

江澤民貪污腐化、淫亂成性，辦正事毫無能力，卻因緣際會，踏著六四的鮮血登上權力頂峰。1999年之後，一大批積極迫害法輪功、追隨江澤民的邪惡之徒，包括已經銀鐐入獄的薄熙來、周永康、郭伯雄和已經一命嗚呼的徐才厚等，被大力提拔。在江澤民團夥看來，誰手上沾滿法輪功學員的鮮血，誰就註定維護迫害政策不被翻盤，誰就是最可靠的下屬和接班人。

人們漸漸看懂了：賣身投靠的，升官發財；隨波逐流的，可保一時平安；正直敢言的，或舉步維艱，或死無葬身之地，「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小人得勢，君子束手，整個國家被搞得烏煙瘴氣。

什麼樣的人身居高位，涉及到社會導向問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選拔誠實正直的人，安置在奸佞邪曲的人之上，會使後

者漸漸變得誠實正直。反之，把奸佞邪曲的人置於誠實正直者之上，只能使人把壞人當榜樣，整個社會加速下滑。

「壞人捧到九天之上，好人踩到九地之下」，這就是共產黨社會的真實寫照。這不是共產黨一時的失策或社會變革時期的失調或失範。共產黨要毀滅人，就要選擇壞人做它的急先鋒，向地獄一路狂奔。

2) 鼓吹唯物主義，鼓勵性解放和一切變異現象

共產黨鼓吹唯物主義，讓人貪戀物質生活，追求感官享樂和精神刺激，使人受物慾引誘而迷失本心。多少人在經歷了燈紅酒綠、富貴繁華之後，心被外物塞滿時，突然感覺到精神和生命的空虛？

很多社會不良現象古已有之，共產黨「青出於藍」之處在於，它把一切能讓人放縱慾望的敗壞現象當作控制權力、最終毀人的利器。

共產黨對人慾望的操縱和控制，有緊有鬆，一緊一鬆，收放自如。先是連擁有一點私人財產都要批鬥，男女拉拉手都是「腐朽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所有物質精神生活都限制。然後國門打開，一切向錢看，表面上鼓勵追求幸福，實際上是鼓勵縱慾。「土包子開花更厲害」，積蓄的慾望像開了閘的洪水，大有沖毀一切堤壩之勢。

中共漸漸發現，沉溺於物質慾望和感官享受的大眾其實更好控制。它就是讓你的向善之心在一次次打擊中死滅，讓你的旺盛精力在縱慾中耗竭，讓你的空餘時間在賭博、網遊、娛樂中消磨殆盡。

不是在禁慾中洗腦，就是在縱慾中狂歡；不是在邪教教義中著魔，就是在滾滾紅塵中迷失——共產黨就是不讓你理智清醒地做一個人。

3) 通過教育系統性給青少年洗腦

共產邪靈既然以人類為敵，就要切斷人的神性之根和文化記憶。傳統教育首先教做人，教給孩子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和認同，以及深厚的文化修養、豐富的歷史知識、敏銳深刻的洞察力，這些都是共產邪靈實現其邪惡目的的障礙。共產黨掌權之後，迅速將教育收歸國有，用邪惡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對老師和學生進行洗腦。

文化革命當中，千百萬青少年參與武鬥、串聯、打砸搶，後又被發配農村和邊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連他們自己後來都不得不承認，是「喝狼奶長大的」。

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共意識形態領域略微鬆綁，「新一輩」年輕人對中共改良寄予希望，但六四屠殺把他們的希望打個粉碎。進入90年代，年輕人大多是獨生子女，在家裡嬌生慣養，唯我獨尊。政治高壓讓他們不敢關心公共事務，有人縮入象牙塔，有人下海經商，有人忙於考托考G。自私麻木的個人主義占了上風，「悶聲發大財」成了新的座右銘。

中國大陸通行的課本中所謂的「英雄」教育篇目，在西方自由社會來看完全就是恐怖分子的培訓教材。有位作家直接指出，中共的宣傳和教育從來沒有擺脫殘忍和嗜血，在教材中學習數不清的殘酷的

「英雄事蹟」：「用胸膛堵槍眼，把炸藥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動不動，直至被燒死。

由於長期的洗腦教育和嚴密的信息封鎖，很多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和普世價值一無所知，中共有意地煽動起他們的民族主義狂熱，一旦當局需要，就利用他們走上街頭，反日、反美，打砸搶燒，任由「愛國精神病」和「集體腦殘」大發作。

更可怕的是，中共洗腦「從娃娃抓起」，從幼兒園起就給兒童灌輸毒素，進行所謂的「愛國主義」教育。而中共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什麼貨色，大家都心知肚明。

結語

如今的中國社會，人心糜爛，社會潰敗，國已不國。所謂「和諧社會」，其實質是和邪惡沆瀣一氣、難解難分的社會。民間回歸傳統的努力被狡猾地誤導，自發的人心向善被無情地扼殺。中共刻意製造的「一夜暴富」的慾望，「娛樂至死」的氛圍，「過把癮就死」的心態，使浮躁惡毒、冷漠自私成為社會的主導氣氛。無論官媒如何「弘揚主旋律」，殭屍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假話、大行其道的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組成的眾聲喧嘩才是「時代的最強音」。有能力的紛紛移民、棄船逃命；沒門路的只好得過且過，在惴惴不安中等待明天。

房子拆掉了，可以重建。家庭破碎了，可以重組。公司破產了，可以再創業。一代人的青春浪費了，可以寄希望於下一代。甚至國家被異族征服了，只要文化、語言和歷史不亡，仍然有重新崛起的一天。當一個民族的歷史被篡改，文字被摧殘，語言被毒化，傳統文化被反反覆覆地破壞，人心被反反覆覆地凌辱、扭曲、變異，大地荒蕪、水源耗竭、好人被殺戮、良知被消音，這個民族還有重新挺立的一天嗎？

為了毀滅人類，中共除了大規模殺戮人民之外，還長期使用「恨、騙、鬥、邪」種種手段，其騙術的狡詐讓人心驚。所有騙術中最陰毒的一招是它利用了人心中的善，又愚弄了人的善，最終逼人滅絕心中的善。

人是神造的，每個人都有神性，回歸產生自己生命的天國世界是每個生命的夙願。共產主義利用了人的神性和對生命昇華的渴望，把共產邪教的邪惡內容注入其中。傳統宗教信神，相信神的意志或曰「天意」，共產主義崇拜虛幻的「歷史必然性」；傳統宗教讓人回歸天國，共產主義讓人追求共產主義社會；傳統宗教有一個教士階層，共產黨聲稱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中共成立初期，一些憂國憂民的熱血青年，聽信了共產黨的蠱惑宣傳，加入中共為其賣命。但中共是個黑幫邪教，許進不許出。這些人稍稍醒悟時，早已成為同謀共犯，只能越陷越深，難以脫身。即使在今天，某些加入中共的年輕人仍然不乏善念和理想，但在黑暗齷齪的現實面前不得不把良知拋得精光。他們中的很多人在理想幻滅和心灰意冷之時轉向同流合污、縱慾和墮落。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既利用了人的貪婪和慾望（從其黨的名字就可看出來——共產，共他人之產也），也利用了並最終毀滅了人的神性和向善之心。

共產邪教的特殊之處還在於，一個人甚至不需要相信其「階級鬥爭」、「剩餘價值理論」、「社會主義革命」、「共產主義社會」等等教條，仍然會成為事實上的邪教徒而被邪靈附體。這是因為人在道德敗壞之後，必然有一部分思想符合邪靈，那麼邪靈就會鑽這個空子，附上身來。有人相信了無神論，有人相信了物質是第一性的，有人相信了人死後一了百了、還是吃喝玩樂實在，有人相信了沒有絕對真理，有人相信了道德都是統治階級編造出來的謊言，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信神只需要一個堅定的正念，反神、排神卻可能出於一千個不同的邪念。俗話說，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道德滑下來的人順水推舟，每一次向慾望和懦弱妥協，都會使人滑向邪魔的掌控，直到有一天難以自拔，甚至深陷險境仍然冥然不覺。這難道不是很多中國人今天的處境嗎？

由恨構成的邪靈，從殺起家，靠騙擴張，以鬥攪亂天下，最後用人心靈的邪變達到其邪惡至極的終極目的——毀滅全人類。在幾乎所有人都被物質慾望和感官享樂征服的時候，有誰知道，邪靈正在狞笑著，給人類倒數計時。

中華民族是一個得天獨厚的民族，中華文化是一個神賦使命的文化。邃古之初，當神創造神州大地的時候，就已經埋下了未來危機中的轉機、絕境中的希望。末世大劫之前，能否讀懂天機、聽懂神言，關乎每個人的命運和未來。